

列傳

袁紹子譚

劉表

劉焉

袁術

呂布

循吏

衛琬

任延

王景

秦戴王渙

許荆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香

童恢

酷吏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黃昌

陽球

王吉

宦者

鄭眾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強

張豫

儒林

劉昆

注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歐陽歆

牟長

宋登張馴尹敏周防孔僖楊倫高訓色威魏應休恭任末景鸞薛漢杜撫各馴

楊仁趙華衛宏董鈞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張玄李育何休服虔顧容

謝該許慎

蔡玄杜篤王隆

夏恭

傅毅

黃夫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邊祐張升

趙壹

劉果

邊祐

鄒炎

侯瑾

高彪

張越

福衡

整脩索廬放

周嘉范

武李

憂王

忱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元

後

書

書



一一

戴就趙苞
向棚徐輔
劉綱王烈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袁紹傳

子譚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

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

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

郭郭之門

譚敗乃引兵還南皮

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

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

還欲更攻尚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

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

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新倭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

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

前書謂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

尚圍之

急譚奔平原而遣頰川辛毗詣曹操請救

魏志曰辛毗頰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請

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問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放曰注直言當論其執耳案文多一言字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

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

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

是以智達之士莫

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

言太公者尊之謂紹也

雖楚魏絕

邈山河迢遠

楚荊州也魏冀州也

戮力乃心共獎王室

左傳曰同好惡獎王室杜預曰獎助也

使非族不干吾

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以

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

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

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

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

詩小雅曰

營營青蠅止于榛藋人罔極情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

尚也使股肱分成二體俾舊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聞

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

相征

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

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

昔周公誅管蔡之類

或欲以定霸功

若齊桓公殺子糾也

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彊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

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

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

也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諸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諸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靖立是爲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士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爲九代也

句卒苟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

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

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

視不可哈樂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句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腹受舍伯游苟偃字也宣子卽士句也士燮之子士會之孫且君

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

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聞古

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蠻夷戎

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

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愾

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

無慙順之節仁君當

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

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

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

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爲請京使居之段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寘姜氏於城頰而誓之曰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類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

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女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象爲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

象

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而已矣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

書諫之並不從

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常操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

軒轅有逐鹿之戰周公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疆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

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惟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

勉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

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

若留神遠圖勉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返違而無改則胡夷將

有誹謗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轉慮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

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秦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

則同盟永無望矣表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

二書並見王粲傳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聘譚女

以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鄧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

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

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

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苟圖危宗廟剝亂國

家親疎一也

左傳曰天

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

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

王室季友獻欬而行叔牙之誅

公羊傳曰公子牙率何以一稱弟殺也為季子諱

存也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

天下

笑必有後於魯國諫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劉放曰注慶父存也案公

父也

存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

爲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諸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

戰國策曰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蛇足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足遂飲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

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

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

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

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

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

詒遺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

走保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偃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

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

貴名位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

墮音許規反

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

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

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

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

孫卿子曰絕人以環譚不納曹操因此以玦反人以環

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

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

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塞配覺之從城上以

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墮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

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

漳水之曲操復

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

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

操

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

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

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

幾音祈中音竹仲反

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

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

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

斬之

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活配配

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

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鄴

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

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

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

趨音促

譚墮

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

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

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

玳音

行音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

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玳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

人可卒玳志以厲事君

先賢行狀曰玳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

曹操聞玳節甚高

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

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因其險而置關焉

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

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

十二年曹操

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

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

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

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東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

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

爲玄菟小吏稍仕

劉放曰玄菟案郡名皆作菟

中平元年還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

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

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二小石爲足度以爲己瑞

襄平

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

喜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
爲猶置也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
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
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傳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

恭王景帝子名餘

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

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

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

王氏諸曰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

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

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共爲賊又袁術

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

宜城縣屬南郡本郡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請南郡人蒯越襄

陽人蔡瑁與共謀畫

傳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

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

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

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

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

兵集衆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

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宜陵等是也

可傳

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

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

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

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

至堅爲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典畧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岷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

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

奉貢催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爲己援建安元年票騎將軍

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

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帝

春秋曰濟引衆入荊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爲流矢所中

濟從子繡收衆而退劉表自責以爲己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爲表北

藩三年長沙太守張美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美平之英雄記曰張美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強不

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美因是懷恨遂畔表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裴氏

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北據漢川地

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

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

誘有方威懷兼治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

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贖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禁毋闖宋忠

等開音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

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

別駕劉先說表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

曰今豪

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

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

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

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

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

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

職不獲辭命

劉放曰案文當云辭不獲命

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

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

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

詬罵也

嵩不爲動容徐

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

而已

傅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

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

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

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

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

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

已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爲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譖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爲文公遂爲

左氏傳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

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遁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之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爲嗣琮

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

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

傅子曰巽字公悌瑗瑋博達有知人鑒識○劉放曰正文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案下文云釋嵩之四

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

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

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

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

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洶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劉

攸曰注漢水入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劉

攸曰案韓嵩事在上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

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

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

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

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狠剛

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狠剛而不和

爲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蹤三分

其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于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疆南夏魚儷漢鮪雲屯冀馬魚儷猶相次

奉公爲魚儷之陳前書音義曰鮪缸後闕圖訊鼎種天類社闕圖謂若劉歆圖書

持施處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問王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禮爾既云天工亦資人亮

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社者陰類將典師故祭之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矜彊少成坐談奚望

又曰惟時亮天工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爲用雖遠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

回皇冢嬖身積業喪家

也嬖
愛也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考證

袁紹子譚初交殊族卒成同盟○文義難曉疑有脫誤

宣子之臣承業○以魏氏春秋參校衍一臣字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臣世駿按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

八及前後不同

時江南宗賊大盛注宗黨共爲賊○宗焯曰宗恐與巴賈之賔同義

江夏賊張虎陳坐○何焯校本坐改生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異等說琮歸降劉攽曰按下文云釋嵩之囚此時嵩方見

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日知錄曰是表卒之後

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

下文之相戾也何焯曰魏志云知嵩無他乃止是則嵩未嘗見囚實勸琮降也

封者十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書兼採傅子弗誅而囚之說後又補釋嵩之

囚一語而仍陳氏越嵩及東曹掾云云乃不覺違反也韓嵩二字宜存而論之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考證